



死之代時舊

(說 小 篇 長)

作 石 柔

舊時代之死

柔石作

上册

未成功的破壞

下册

冰冷冷的接吻

一九二九年八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舊時代之死

上下二冊

每冊實價六角

著者

柔石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北平琉璃廠
南京永漢北路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自序

在本書內所敘述的，是一位落在時代的熔爐中的青年，八天內所受的『溶解生活』的全部經過。

回憶向前溯，說幾句幾年以前的事罷。那時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門前大屠殺北京學生的時候，我滯留在上海。那時心內的一腔憤懣，真恨的無處可發洩。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幾位朋友，多半失着業，叫着苦；雖則我們有時也喝兩三杯酒，或打三四圈牌，可是在喝酒打牌的時候，朋友們却常引頸地長嘆一聲，從下意識中流露出一種人生的苦悶的痕跡來！歡樂時的悲哀是人生真正的悲哀，何況我們都是青年，不該有悲哀來沖洗的時代！

因此，我就收拾青年們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遺恨，結構成這部小說。動手寫起來，

半個月，成就了上半部。後來杭州有點教書的事情叫我去做，就在杭州的公餘之暇完成了下半部。

那年秋後，我因病的關係，帶着這部稿子一同回到家鄉。病愈後，個人的債愈積，却忙於求生活。雖伴我身邊，長留着這部稿子，但總不得閒空來重修理他底面目。及到去年初夏，家鄉留不得重回到上海來，閒住着，才騰出自己的青春放在一字字的改修與抄錄中，正是溽暑焦人的時候。

上面已經說過，這部小說我是意識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悶與呼號，湊合青年的貧窮與忿恨，我想表現着『時代病』的傳染與緊張。可是自己的才力不夠，又是我長篇小說的第一部，技巧上定有許多的罅漏。因此，我所想說的，讀者或感覺到不要；我所着重而賣力的，或使讀者失望地呼喊，說所化去的書價是冤枉的了。不過我却忠誠地向站在新時代台前奮鬥，或隱在舊時代幕後掙扎的朋友們，供獻我這部書。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於上海開北，柔石

上冊目錄

第一	秋夜的酒意	一
第二	不誠實的訪謁	一七
第三	反哲學論文	三五
第四	空虛的填補	五一
第五	小誘	六五
第六	牆外的幻想	八三
第七	莽闖	一〇一
第八	死岸上徘徊	一一五
第九	血之襲來	一二一

第十	周到的病了.....	一三九
第十一	醫生之來.....	一五五
第十二	肯定的逐客.....	一七一
第十三	秋雨中的弟弟的信.....	一八五
第十四	空談與矛盾.....	一九五
第十五	無效的堅執.....	二〇七
第十六	懺悔地回轉故鄉.....	二二一

下冊目錄

第一	到了不願的死國！……………	二二三
第二	跪在母親的愛之前……………	二四九
第三	弟弟的要求……………	二六三
第四	晚餐席上的苦口……………	二七三
第五	否認與反動……………	二八七
第六	重遷……………	三〇三
第七	佛力感化的一夜……………	三二一
第八	再生着的死後……………	三三五
第九	梟在房中叫呀！……………	三四五

第十	冷冰冰的接吻.....	三五七
第十一	最後的悲歌.....	三七一
第十二	打罷，人類的醒鐘.....	三八七
第十三	暴雨之下.....	四〇一
第十四	無常穿好芒鞋了.....	四一七
第十五	送到另一個國土.....	四三五
第十六	餘音.....	四〇九

第一 秋夜的酒意

悽慘寒切的秋夜，時候已經在十一點鐘以後了。繁華的滬埠的S字路上，人們是一個個地少去了他們的影子。晚間有西風，微微地；但一種新秋的涼意，却正如剛磨快的鋼刀，加到爲夏汗所流的疲乏了的皮膚上，已不禁要凜凜然作戰了。何況地面還要滑倒了兩腳；水門汀的地面，受着下午四時的一陣小雨的洗滌之後，竟如關外久經嚴冬的厚冰到陽春二三月而將開凍的樣子。空間雖然有着沐浴後的清淨呵，但悽慘寒切的秋夜，終成一個悽慘寒切的秋夜呀！在街燈的指揮之下，所謂人間的美麗，恰如戰後的殘景，一切似被恐嚇到變出死色的臉來。

一個青年，形容憔悴的，年紀約二十三歲，亂髮滿蓋頭上。這時正緊蹙着兩眉，咬堅他的牙齒，一步一步地重且快，在這S字路上走。他兩眼閃着一種綠色的光

芒，鼻孔沉沉地呼吸着，兩手握成拳，腳踏在地上很重，是使地面起了破裂的回聲。被身子所鼓激的風浪，在夜之空間猛烈地環繞着。總之，他這時很像馬力十足的火車，向最後一站開去。

他衣服穿的很少；一套斜紋的小衫褲之外，就是一件青灰色的愛國布長衫。但他非特不感到冷，而且還有一種蓬蓬勃勃的熱氣，從他的周身的百千萬毛孔中透出來。似在夏日的烈日下，一片焦土中，背受着陽光的曝炙；還有一種汗痛的侵襲，隱隱地。但有誰知道他這時腦內的漩渦，泛濫到怎樣為止呢？

『我為什麼要在這樣深夜的冷街上跑？』

我為什麼呵？這個沒眼睛的大蠢物！

人們都藏進他自己的身子在繡被中，

但我却正在黑暗之大神的懷中掙扎。

我將要痛快地破壞這存在中的一切，

『唉，我非要毀滅我自己靈肉之所有；』

『世界的火災呵，一羣惡的到了末日，』

『人類呀，永遠不自覺的獸性的你們！』

他的兩唇顫動着，他的神經是興奮而糊糲地。他覺着什麼都在動搖；街，房屋，小樹；地也浮動起來。他不住地向前走，他極力感到憎惡；好像什麼都是他的仇敵。同時他又念了：

『這樣的夜有何用？』

開鎗罷！開鎗罷！

敵人！敵人！

殘暴者把持所有，

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呀？』

走不到半里，他無意識的將他的拳頭舉起，像要向前打去了。一邊他又半吞半吐

地吼咒道：

『勾引，拖拉，嘲笑，詈罵；

四周是怎樣地黑暗呵！

夜之勢力的汹涌與澎湃，

我明白地體驗着了。

但誰願做奴隸的死囚？

榮耀的死等待着！

出發罷！向前進行！

這是最後的動作。』

他的本身簡直成了狂風暴雨。一種不能制止的猛力，向四周衝激；他走去，空氣也爲他而微微沸熱了。一時，他立住，頭似被什麼東西重重地一擊；精神震撼着，恍惚，他又抬起眼來；——天空是漆黑的，星光沒有半絲的踪跡；宇宙，好像是一座

大墓。但他並不是找尋星月，他也沒有這樣的閒心意。空際似落下極酸的淚來，滴到他的額角，他不覺擦了擦他自己的眼睛，仍向前跑了。

這時，在他的身後，出現四位青年。從他們索索的走衣聲聽來，很可以知道他們之間有一種緊張，急迫，高潮的關係。當他們可以在街燈下辨別出前面跑着的影子是誰的時，他們就寬鬆一些，安慰一些，同時也就沉寂一些，脚步放輕一些了。

『前面？』

『前面。』

『是呀。』

『叫一聲他嗎？』

『不要罷。』

這樣陸續發了幾句簡單之音以後，又靜寂走了幾分鐘，一位說，

『雨來了，已有幾點滴到我的面上了。』

『是，天氣也冷的異樣呵！』

另一位緩而慨嘆的回答，但以後就再沒有聲音了。四個注意力重又集中到前面的他的變異上。前面的人又想到：

『將開始我新的自由了！』

一個理想的名詞，

包含着一個偉大的目的；

至尊極貴的偉大喇，

任我翱翔與歌唱。

——努力，努力，

你們跟我來罷！』

朱勝禹的變態，是顯而易見的了。近兩三日來的狂飲，和說話時的帶着譏諷，注意力的散漫，都是使這幾位朋友非常的憂慮。神經錯亂了，判斷力與感情都任着衝

動，一切行爲放縱着。實在，他似到了一個自由的世界，開始他新的自由了。但有意無意間，却常吐出幾句真正不能抑遏的悲語；心爲一種不能包含的煩惱所漲破，這又使他的好友們代受着焦急。星期六的晚上，他們隨便地吃了晚餐以後，在八點鐘，李子清想消除朋友的胸中的苦悶，再請他們去喝酒。他們吃過魚了，也吃過肉了，酒不住地一杯一杯往喉下送，個個的臉色紅潤了。話開始了，滔滔地開始了：人生觀，國內外新聞，所努力的工作，家庭的範圍。清說着，他們也說着，一個個起勁地說着。但瑀却一句也不說，半句也不說，低頭，默想着。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了，瑀却總想他自己所有的：——想他所有的過去，想他所有的眼前，并想他所有的將來。唉！詛咒開始了，悲劇一般的開始了。他想着，他深深地想着。一邊他懷疑起來了，慚愧起來了，而且憤恨起來了。壁上的鐘是報告十一時已經到了，他却手裏還捻着一隻酒杯，幻想他自己的醜與怨。正當他朋友們一陣笑聲之後，他却不拿這滿滿的一杯酒向口邊飲，他却高高地將牠舉起，又使勁地將牠擲在地上了！砰的一聲，酒與

杯撒滿一地。朋友們個個驚駭，個個變了臉色，睜圓他們的眼睛，注視着他和地。一邊，聽他苦笑說，『我究竟爲着什麼呀！』一邊，看他站起來，跑了，飛也似的向門外跑去。

這時，S字路將走完了，他彎進到M二里，又向一家後門推進；跑上一條窄狹而黑暗的二十餘級的樓梯，照着從前樓門縫裏映射出來的燈光，再轉彎跑進到一間漆黑的亭子間。房內的空氣似磨濃的墨汁似的，重而黏冷。他脫了外面的長衫，隨被吞蝕在一張床上，蒙着被睡了。

四位朋友也立刻趕到，輕輕地偵探似的走進去。四人的肩膀互撞，手互相牽摸，這樣他們也就擠滿了這一間小屋。

有一位向他自己的衣袋裏掏取一盒火柴，抽一根擦着，點着桌上那枝未燃完的洋蠟，屋也就發出幽弱的光亮來。棺材式的亭子間，和幾件舊而笨重的床桌與廢紙，一齊閃爍起苦縐的眉頭的臉了。牆邊是一張床，牠佔全屋子的二分之一，是一個重要